

不同的爱

文//摩迦



当我执笔要想记下这段故事的时候，脑海里却记起了去年这座县城里2位小姐双双服毒自杀的新闻。人生，好比开放的花儿一样。正当青春少壮的时候轻生，好比那花儿盛开的时候你去攀折它，这是同样的令人惋惜。世界，是这样的辽阔，到那里都有我们发扬的地方，任何地方都为我们打开大门，我真不懂，一个人为什么把父母赐给我们的生命在中途要自己结束他？这不一定要解释为受社会或环境的压迫，这实在是自杀的一种自作多情。

那是1年前的事了，我住到这偏僻的县城来了以后，生活过得非常的安闲自在。

每天晚饭后，我都独自到郊外去散步。

离开县城不远的地方，有一条长年流水不停的河流，因为怕河水泛滥，侵害农作物，所以在河流的2边都用石块和水泥做起了堤岸。

这真给我不少方便，除了我短暂的离开这县城到其他地方去旅行，或是阴雨霏霏的日子以外，每个黄昏，这条堤岸上都有我徘徊的脚步。

在这个时候，堤岸边上菜园浇水的老农，以及那些除草的姑娘，都已各自回家去了，留下这没人行走的堤岸让我可以独自的想一些问题，或者活动一下身体。这块地方，对我有这些好处，所以令我对它有无限的留恋。

我在这里无论怎样想，谁也不会来打断我的思潮，我在这县城认识的人挺多，但没有一个散步的朋友。加之这个堤岸上，在夏间的黄昏，还有人走；但一到秋天的夜晚，我就从来不曾见过有人到这堤岸上来。有一天夜晚，奇迹出现了。正当我想在这堤岸上静坐片刻的时候，一个黑影渐渐的向我走来。

那个黑影走近我的时候，他的面容当然在这暗淡的月光下的夜晚是无法看清的，但我可以从他走路的样子来推测，知道他大约是一个2、30岁的青年。

他走到我的身旁，我咳嗽了一声，这意思就是告诉他，我不是一个水鬼，也不是一个歹人，请他不要害怕。他在我的身后停了约10秒钟，注意看着我，好像是很怀疑的样子，但他随即从我的身后走过去了。

后来，我听到几声好像无可奈何的叹气声从他那里传入我的耳中，我又听到他踱着寸几步脚步声，好像他有一件重大的事没法解决似的。

我虽然有这样的推想，可是我实在没有仔细去思量或是讯问他的必要，因为一个人生在这个世间上，日常的生活或人事，总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发生。

我坐了一会，觉得我应该是回去的时候了，我站起来，怕身上有灰尘，所以拍了拍衣服，这也可以给那个青年知道，我回去了，你就在这里静静的多玩一回罢！

但这也真的是奇怪的事情，当我在回去的途中，见到路上一些来来往往的男女，好像他们都是来游街或是看电影的。我看见他们，忽然我对那位青年关怀起来，我想，这虽然是刚晚了不久，但一个叹气的青年人留在水边，总不是一件稳妥的事，我还是去再看看的好。甚至那时我想到我应该去问他贵姓，住在那里，为什么有兴致在晚上也来散步，因为这样才能尽了我们的佛教徒对人类应有关怀的责任。我转过身来，又往那一条堤岸走去，说也奇怪，我加速了脚步，就在这时候，猛然听到一声巨响，我下意识已预知将有重大的变故发生。我的心开始忐忑的跳起来。

朦胧的月光中，我隐约看出水中有黑漆一团的东西在沉没，我没有经过考虑，就高声大呼起来：「救人呀！救人呀！。。。。。」我像一个疯狂的人一样，那时不知怎么叫出了那么大的声音，一些过路进城的人随著我的音声急奔而来。

我像命令似的对那些人道：「下水去救他呀！他快淹死了！」

人们毕竟是富有同情心的，他们给我一说，没有问什么原因就有好几位会游泳的下水去了。这时，我深恨自己当初怎么没有学会泅水，不然，我何必大声的惊呼别人来援救！

过了好几分钟，人是被救上来了，但他的呼吸已经微弱了，我向一堆围拢来的人说：「请你们同情这位不幸者，赶快把他送进最近的医院急救！一切费用由我负担！」

我刚说完，很多警察闻讯也已赶来，他们不准许我再动，他们要把我带去警察局。警察局的局长是我所认识的人，他知道我的身份，我稍为向他解释几句，他即很客气的留我请坐吃茶。

我从警察局出来，附近很多认识我的人都闻讯赶来，他们见了我，都惊喜交集，我把经过的情形简略的告诉他们，他们像石头落地似的，才算放了心。

我很快的走向救护那位不幸者的医院去，我要去看看他有没有脱离险境？一条生命，岂能儿戏？

我一踏进医院，就有人告诉我，他已完全的清醒过来，只是他在跳水的时候把腿跌伤了，需要治疗。我预先缴了一部份医药费给医生，医生告诉我说，最好今天不要看他，他的精神和情绪非常不好，还是明天上午再来吧！



归途中，夜色已深沉了，街道上的行人渐渐的稀少，我感到时间的飞逝，生命是多么的急促。

我从来没有失眠，这一夜，却无论如何不能入睡。我在床上翻来覆去，思潮像大海中的涟漪，一刻不停的翻滚。想到生命是无价的宝贝，不管是爱情或是金钱，其价值都能超过生命。往往有一些人，把无价的生命，用来和爱情或金钱打赌，这是多么的不值得！

摘自《普门》第44期